

天凉好个秋

姜桂荣

以为日子将永远暖和”，又多么像中国古诗中的“我言秋日胜春朝”；“你有时随意坐在打麦场上，让发丝随着簸谷的风轻飘；有时候，为花香所沉迷，你倒卧在收割一半的田垄，让镰刀歇在下一畦的花旁；或者，像拾穗人越过小溪，你昂首背着谷袋，投下倒影”，又让人联想起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句诗，眼前顷刻现出一幅风光旖旎的油画。

能写出这样美妙诗句的诗人，应该是俊朗且幸福的。济慈确实是位美男子，但他的生活却充满坎坷。少年时，济慈的父亲因意外坠马摔伤去世，母亲不久后患上肺结核也离世了。1818年年底，23岁的济慈在一位朋友家中小住时，爱上了朋友的邻居芬妮·布朗。虽然遭到女方家长的强烈反对，但究竟拗不过年轻人炙热的爱情。次年，济慈与芬妮私自订下了婚约。也许是爱情给予了他无限的诗歌创造力，1818年至1819年，济慈创作了《鲛人酒店》《秋颂》《狠心的女郎》《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倦怠颂》《忧郁颂》《伊莎贝拉》《圣亚尼节前夜》，十四行诗《白天

逝去了》，长诗《恩狄芒》《海壁朗》等。

在《秋颂》的中文翻译版本中，当属穆旦的版本最广为人知。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年生于天津，是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的堂兄。他的笔名穆旦，是拆开其姓氏“查”（木旦）的谐音。他5岁时就读于天津市城隍庙小学，6岁已显露文才，一篇短文曾被刊载于刘清扬、邓颖超等人主办的天津《妇女日报》。1929年，他入南开中学读书。在“九一八”事变后，一腔热血、一支锐笔，在穆旦忧患的内心掀起了滔天巨浪，他写下《哀国难》一诗悲愤疾呼：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眼看四千年的光辉一旦塌沉，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探索和写作现代诗歌。“七七事变”后，他随西南联大的师生一路南下。一路上，他把买来的一本外文字典背完一页，就撕下丢弃，到昆明时，整本字典所剩无几。1939年，穆旦开始系统接触西方现代派诗歌、文论，创作走向成熟。他的诗系统

地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派的营养，在原来关注现实的基础上更能凸显寓意。

后来穆旦开始探索浪漫主义的诗风，写着“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又具有很接地气的现实感。富有感染力的诗歌，使他成为“九叶诗派”的代表人物。“九叶诗派”在文学观念上主张“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生命的文学”的综合，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穆旦留学回国后投身于翻译事业。从1954年到1958年这5年间，穆旦共翻译了《青铜骑士》等17本译著，这是他译诗的黄金时代。1952年美国著名诗人克里克莫尔编选《世界名诗库》，同时期入选的中国诗人只有两位，穆旦是其中之一。

翻译英文原著，既要遵守原诗的写作风格，又要让中国人体味其中的寓意。穆旦着重挖掘济慈的艺术魅力，又将这些魅力进行“再造”，一首《秋颂》被他翻译得精准无误，读来朗朗上口，意味无穷——虫鸣鸟叫的热闹、五彩缤纷的夺目、瓜果飘香的丰硕……听着听着，似乎身临其境，已然口舌生津。

感谢济慈与穆旦留下了秋天的颂歌、秋色的美丽以及秋光的无限。我也因《秋颂》更爱秋天，透过指隙间的光阴，悉听往事涛声依旧——“却道天凉好个秋”。

武大郎公断「诽谤案」

五月牛

这天，一个用布条捂着鼻子的人冲进阳谷县衙，大声狂吼：“快捂鼻子，外面有‘微信毒’啊！”公堂上的武大郎见状喝道：“朗朗乾坤，哪来的‘毒’？”来人抽出藏在衣袖的状纸，跪下便嚷：“本县苍禾乡公职退休更夫米钧，状告同乡伍秀才在微信群散毒转发诽谤俺的文章，请求知县大人秉公甄别，依法追究伍秀才诽谤罪！近来，伍秀才相继在知名报刊发表抨击官场假学历和买学历怪象的文章，实是对俺的蓄意诽谤和恶毒攻击。此毒通过微信再转，对俺身心构成严重伤害，俺只能以布条绑头掩鼻外出，并在朋友圈大骂，‘伍秀才是个微信毒’！但其置之不理，任由毒力发作。俺身为退休公职人员，岂能被这穷秀才诬害？只得诉之公堂，请求大人判令伍秀才赔偿俺身心伤害费，并追究其诽谤罪！”

武大郎接过状纸问道：“米钧，据本官所知，全县城乡更夫皆聘用民间闲杂人员，学历大可不必弄虚作假，你这退休公职人员从何说起？”

“俺的人员编制还能有假？这可是俺在县衙人事部门管事的堂兄当年一手操办！俺的学历乃私塾本科，硬着呐！那可是苍禾乡有名的私塾先生亲笔小楷书写，人家还捺了红手印呢！”

武大郎听得疑惑顿生，心说这个米钧好生牛气哈！他又问：“你称伍秀才散毒害你，他的文章可曾对你指名道姓？”米钧道：“苍禾乡还有几个俺这样的退休老公职呢？他如此含沙射影用心险恶，毒性可大啦！”

武大郎皱皱眉头，猛拍惊堂木：“米钧大可放心！本官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定会深入调查，认真核实，秉公断案，揪出真正诽谤诬陷他人的散毒者！让违法者罪有应得！”

没隔多久，阳谷县贴出知县武大郎签发的布告：“本府对苍禾乡退休更夫米钧状告同乡伍秀才在微信群转发抨击官场假学历和买学历怪象文章，散毒诽谤他人一案，已经查明：伍秀才诽谤米钧证据不足，而米钧在朋友圈谩骂诽谤伍秀才“微信毒”则铁证如山。经进一步查实：米钧当年买通苍禾乡私塾先生制作虚假学历，并由堂兄乱用职权将其混入县衙在编人员序列，实属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本府依律判定：米钧赔偿伍秀才名誉损失费白银一百两，并服役三年六个月。米钧堂兄所涉徇私舞弊罪责，另案判定。”

公告一出，阳谷全县哗然。《阳谷戏说》公号致电武大郎：知县如此严厉断案，何不将那公职更夫点儿面子？武大郎怒气冲天道：“俺身感有些人衙门气太盛！若再惯着他们，阳谷还有老百姓生存说话的地方吗？”



●雅舍谈艺
巴浪鱼
厚圃

巴浪鱼生长快，喜结群，长一年便可产卵……有时觉得它与我的潮汕先辈有几分相似，成群结队漂洋过海，甘当最不起眼的角色，有很强的群体意识和忧患意识。我们潮汕人一般将之做成“鱼饭”，拿它当下粥小菜。

投寄本报或未接反馈，作者可众，凡手写稿件，恕不另行处理。感谢支持，欢迎投稿。投稿邮箱：jwbfkb@163.com



人生写意·自私
程远

除了味道好吃，价钱公道之外，“上菜快”也是食客选择饭馆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饭馆吃饭，菜上慢了，催还是不催？这是个问题。很多人认为，催也没有用，还不如等着，反正总会上菜的。还有人的催菜哲学是：不要催菜，而是要说退菜，一说退，菜马上就上来了！

催了的，服务员会说，“我去后厨催一下。”也许服务员根本没去后厨，转了一圈儿回来说，“做着呢，马上就好！”食客听了，焦虑

催菜哲学

杨仲凯

缓解一些。如果食客亲自去后厨看——别上说上锅炒，可能还没洗呢。

若是催了两次还不上菜，有的食客就真急了。那么，退费、当堂提意见，都有可能。所以饭馆要有个统筹，不能忽略了某一桌，至少让他有个菜先吃着，占上嘴，也就不说话了。

明厨亮灶，再有个电子屏显示，哪位厨师正在做几号桌的菜，食客不仅对卫生情况心明眼亮，什么时候能吃到嘴也清清楚楚，保准满意，没纠纷。

看齐

董川北

在商场给上初中的儿子买衣服，突然身旁的一位女士拿着一件外套笑盈盈地对儿子说：“同学，我家孩子身材跟你差不多，你能帮阿姨试试这件衣服吗？”儿子点了点头。

“呀，正合身，真帅！”女人眼里放着光赞叹道。这件外套穿上身后，儿子明显增加了几分帅气。女人谢过我们，买下衣服离开了。

我从衣架上取下同款看了看，面料柔软，做工精细，只是标价超过了心理预期，只好去别的柜台逛。儿子又

试了几件，我觉得都不如之前帮别人试的那件。想到上周儿子的月考有明显进步，就当是奖励吧，于是我一咬牙，对儿子说：“还是买刚才那位阿姨挑的那件吧，贵是贵了点，但你穿着的确不错。”

万万没想到的是，儿子一听，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不要！”我好奇地追问：“为什么？”“她是周峻宵的妈妈，我在学校门口见过。”儿子淡淡地说，“学习上可以向班长看齐，但穿衣服就不用看齐了吧？”

此我们想换一下口味。

一座老式二层青砖小楼北面，高高的石台上有一架铁把压机。我俩先灌满了满秋的暖壶，放在石台上，再给我的暖壶打水。只听“碰”的一响，我不小心碰倒了满秋的暖壶，登时水和闪亮的玻璃碴子流了一地。“这下完了，肯定要挨打。”满秋提起破壶套，一脸沮丧。于是我俩就像丢盔弃甲的败兵，急忙逃离现场。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先跑到小河北边满秋家的菜园子躲避。园子有几垄麦子和一畦菠菜，秫秸夹的寨子上爬满了豆角秧子，打碗花开在园子边，蝴蝶和各种飞虫上下翻飞。我们暂时忘却了刚才的惊恐，捉

蝴蝶，采野花，玩得不亦乐乎。我俩还相互讲故事，他讲的九十九道弯，是听他老父亲说的。故事讲的是，门前的小河拐过马伸桥镇子向西南流去，那段河曲里拐弯，人们称作九十九道弯，据说是护陵河，有很多故事哪。那条河里有鱼，还有很多蚂蚱（蚂蟥）。讲到这里，满秋眼睛一亮，弯成一个月牙：“蚂蚱晾干后一斤要卖到十块钱哪，有空儿捉些蚂蚱卖了买小人书。”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不知不觉天色暗了下来，我们依然不敢回家，悄悄爬上满秋家房子上的女儿墙里躲避。原来这是财主家的房子，女儿墙下是拱形的大门和钉着铆钉的门扇。女儿墙

与瓦垄间有一个小平台，就是我们藏身的地方。听见两家大人在找我们，我们故意不动声色。他们在喊我们的小名，可我们不敢下来。一开始，天上的星星忽闪忽闪，听得清小河流水的哗哗声，再后来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夜已经深了，天上下起了小雨，把我俩从梦中浇醒。无奈之下，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回家投降。一顿打骂是免不了的。最后，我的母亲为满秋家买了一个暖壶。

甜水没有喝成，但是女儿墙上的雨水之夜也是很香甜的。

星期文库

小镇故事之二

暖壶风波

金学钧

叶满秋家东屋黑漆漆的墙柜上摆放的那只竹皮暖壶，是他家的重要家当。佝偻着身子的老父亲，每天做饭烧火时，总要提着余子往暖壶里灌水。

快放麦秋假了。一天下午，叶满秋提着暖壶来找我：“公社院里的压水井水是甜的，我们打点去。”“好哇。”我一边说着一边提起我家的暖壶。我们来到了小镇大街南面的公社大院里打甜水。这次行动的动机，是因我们平常吃的井水有些苦涩，因